



〔苏〕И·布鲁强 著

吴学成 译

敌营

1000

天

解放军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由吴学成同志根据苏联Л.布鲁强 (Левон Брутян) 著《敌营1000天》(Тысяча дней в стане врага)一书, 1982年翻译出的。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侦察英雄盖克·迈德罗索夫打入敌营内活动的情况, 情节惊险曲折, 感人甚深。

故事发生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内容叙述了盖克在打入敌营中近三年的时间里和敌人艰苦斗争的情况。他保护了苏联人民艺术的珍品; 为苏联大本营搜集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保护和发展的地下组织; 营救了战友、铲除了叛徒; 反攻前夜、英勇殉国。原书在苏联多次印刷, 深受读者欢迎。

本书可供青少年提高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时参考。

敌 营 1000 天

[苏] Л. 布鲁强 著

吴学成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83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065-0556-8/I·75

定 价: 2.05元

译 者 的 话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记实小说，反映的是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侦察英雄盖克·迈德罗索夫打入敌营内部的情况。他出生入死地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时间，保护了苏联人民的艺术珍品，为苏联大本营搜集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直到最后壮烈牺牲。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内容感人。原书在苏联多次印刷，受到读者欢迎。

为了方便我国读者阅读，译者对书中各章都加添了标题并编附了“主要人物表”。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陈荫华、彭茂林等同志分别校阅过许多章节，对于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吴 学 成

1987年10月

主要人物表

(按书中姓名出现先后排列)

盖克·迈德罗索夫·阿尔捷莫维奇——打入费奥多西雅德军警备司令部任首席翻译的苏联英雄侦察员。童年时，他的朋友叫他“加里克”，德军警备司令部叫他“哈罗”。

瓦西里耶夫——苏军师侦察处处长，上校。

约恩·罗什卡——瓦西里耶夫上校的助手，上尉。

彼得·马卡罗维奇·扎博洛特内——苏军的联络员，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

阿普列奥姆——盖克的兄长。

奥瓦涅斯·马尔季罗相——盖克的堂兄、小学校长。

艾瓦佐夫斯基——伟大的苏联“海景”画家。

塔玛拉——盖克的妹妹。

列昂——盖克的弟弟。

加林娜·瓦西里耶芙娜·邦达列娃——村苏维埃主席。

瓦西里——盖克家乡村里的老汉。

谢拉菲玛——瓦西里的老伴。

阿尔捷姆·迈德罗索夫——盖克的父亲。

瓦西里·博伊琴科——盖克的邻居。

斯尔普伊——盖克的母亲。

柳夏——瓦西里·博伊琴科的孙女。

连卡·萨希尼奇——塔玛拉的同学。他与他的父亲老萨希尼奇都是叛徒。

鲍里斯·谢苗诺维奇·科罗博夫斯基——特务，自称为采购员。

玛丽娜·奥谢尼娜——盖克的同班同学，疗养院的女导游，盖克的女

朋友。

尼克拉·斯捷潘诺维奇·巴尔萨莫夫——绘画陈列馆馆长。

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达尼洛夫——盖克的老师，物理教师，地下工作者。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科洛佳日内——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城市部领导人之一。

约瑟夫·阿克爾曼——著名的红木木匠。

札维亚洛夫——港口领导。

尼基福尔·库兹米奇·涅斯科罗多夫——市执委会主席。

拉宾·米哈伊尔——无业游民，做过钉木箱的木工助手，后变为特务，担任过仓库保管员。

沃洛佳·舍佩尔——陈列馆楼顶执勤的学生。

科利亚——驾驶员，特务。

康斯坦丁·费多罗维奇·博加耶夫斯基——克里米亚著名的爱国画家。

A.B.莫克罗乌索夫——克里米亚游击队队长。

C.B.马丁诺夫——辛菲波尔市委书记，游击队政委。

伊万·谢苗诺维奇·莫克罗斯——海港警备队领导人之一。

萨帕——小学生，做过地下工作。

汗斯·什图凯——德军警备司令的中尉副官。

埃里希·斯捷尔曼——德军海滨城市警备司令。

埃尔札——斯捷尔曼的妻子。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德国纳粹党领导人，帝国部长。

乌季卡尔——德军中央作战指挥部参谋长。

亨里赫·祖普——德国党卫军冲锋队队长，侦察队长。

季德里希——斯捷尔曼少校的助手，大尉。

格罗谢——德军二级军士长。

卡尔·济梅尔——德军中尉。

戈洛温——伪警察。

萨希尼奇——连卡的父亲，秘密警察局奸细。

邦达连科——德寇雇用的特务。

彼得·伊万诺维奇·达尼洛夫——物理教师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的父亲。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斯捷姆佩尔——学校的校长。

杰尼索夫——全市著名的教师。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夫——苏联侦察员，化名谢尔盖·涅斯捷罗夫。

奥莉加·谢莉莫娃——盖克的同班同学，是学院里最严肃的一位姑娘。

阿列克谢·克罗波特内——港口建筑的工程师。

阿纳托利·札鲁宾——盖克的同班同学，苏联登陆队副排长，中士。

拉季克——札鲁宾的弟弟，萨帕的同学。

科利亚·沃罗比约夫——拉季克的同学。

A.H.佩尔武申——苏海军将军，第44集团军先头登陆指挥员。

阿尔卡季亚·艾季诺夫——苏军上尉，先头登陆队队长。

伊久莫夫卡——人民的叛徒。

叶列姆·马尔季罗相——盖克堂兄奥瓦涅斯的父亲。

瓦西里·奥比奇金——游击队员。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克拉多夫希科夫——游击队的联络员。

谢尔盖·布拉托夫——雅科夫的女婿，联络员，后来盖克叫他担任村长。

B.C.库兹涅佐夫——克里米亚游击队长。

戈弗曼——德国地区警备司令部的中尉。

安德拉尼克·马尔季罗相——盖克的堂兄。

瓦西里·斯卡利内——冒充罗什卡的堂兄弟，从俘虏营调出来的。

戈洛温·谢拉费姆·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游击队中的叛徒，化名科夫通。

阿绍特·艾拉佩托夫——俘虏营的翻译，地下工作者。

尼娜·米哈伊洛芙娜·利斯托夫尼恰娅——市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战前在幼儿园工作。

克劳泽——管警察局的德军军官，中尉。

汉斯·弗里奇——劳动交易所的德军军官。

伊利亚·波利修克——下水道维修工人，地下工作者，代号为恰帕依。

阿列克谢·赫洛波尼——联络员。

叶涅克——德军17集团军司令，上将。

阿尔维斯列边——德军“南方”保安处勤务主任。

韦尔纳·许布纳——德国党卫军特种队队长。

亚历山德拉·鲍尔——地下工作者，化名柳德米拉。

瓦连季娜·别列洛娜——游击队联络员。

伊万·彼得罗维奇·瓦涅耶夫——苏联侦察员，上尉。

米赫尔松——奸细、叛徒。

目 录

第一章	途中负伤	1
第二章	虎口脱险	13
第三章	返回家乡	22
第四章	兄妹相见	32
第五章	归心似箭	38
第六章	旧友相会	44
第七章	接受任务	52
第八章	疏散珍品	61
第九章	危险奇遇	81
第十章	抢劫珍品	89
第十一章	取得信任	97
第十二章	审讯教师	117
第十三章	学生斗争	125
第十四章	实施登陆	135
第十五章	搭救儿童	138
第十六章	侦察港口	147
第十七章	父母之心	160
第十八章	奇怪客人	165
第十九章	发展组织	173
第二十章	秘密侦察	182
第二十一章	复制副本	189
第二十二章	结识新友	194

第二十三章	铲除叛徒	199
第二十四章	消释误解	203
第二十五章	偷换珍品	207
第二十六章	智救狱友	211
第二十七章	怒火燃烧	217
第二十八章	摧毁敌机	228
第二十九章	反攻前夜	235
第三十章	英勇殉国	241
后 记		247

第一章 途中负伤

早7点整，盖克·迈德罗索夫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司令部门前。一辆积满尘埃的吨半型卡车正停在那里等他。看来，这辆卡车原先可能是当地某个拖拉机站的。驾驶员40岁左右，身材削瘦，脸色黝黑，好象是当地的克里米亚人。盖克想：“战前他开这辆车一定特别快。”

“您叫什么名字？”盖克感兴趣地问。

“叶皮凡尼。”驾驶员回答。

“这个名字不常碰到，”盖克说，“我们去的这条路线您熟悉吧？”

“怎么不熟悉，这些路我已经跑了15年啦。我们现在走吗？”

盖克很想去司令部，但他意识到不能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而且瓦西里耶夫上校昨天已经简单明确地交待过：早7点整驾驶员叶皮凡尼送盖克去詹科依。然后，盖克再独自从那里到费奥多西雅。还给了他一点钱、一个面包、两听肉罐头和半公斤干香肠路上用。

……盖克坐在驾驶员的旁边。卡车离开卡霍夫卡，沿着乡间弯弯曲曲的土路向南疾驰。叶皮凡尼用口哨吹着在战前几个月里流行的歌曲，用强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握住用各种颜色的电话线缠绕的方向盘。盖克闭上双眼，因为他已经两天两

夜几乎没有睡过。驾驶员看到这位乘客打盹，就不再吹口哨了。

叶皮凡尼好象觉得这位奇怪的乘客——面孔黝黑的、具有南方人气质的漂亮小伙子——已经睡着了。

其实盖克并没有入睡，尽管他由于疲倦而合上了双眼。脑海中，仿佛是影片中的一个个画面，闪现出近几天和近几周来发生的事情。

……对盖克来说，战争是在他一生最幸福的日子爆发的：战争前夕，他在学院的毕业晚会上获得了优等毕业文凭。关于未来工作的去向，他还是在开春时知道的：分配到师范学校任物理教师，他以前曾经在这个学校教过德语。他对德语可以说是很精通的。无论是在七年制专业中学，还是在师范学校的分校教外语，都教得很出色。盖克不同于许多的同龄人，在“将来干什么”的问题上，他早在15岁左右的时候就立志要当一名学校教师。但是，他不想教孩子们德语课，想教物理课。为此，他又毕业于费奥多西雅师范学院的术学物理系。

6月23日，几乎全体毕业生都汇集在军事委员部。志愿申请参加工农红军的不仅有小伙子，还有姑娘。有些人当即被接收入伍了，剩下的人要等通知。不知什么原因，盖克也在后者之列。

“为什么不要我？”盖克使劲地挤进了军事委员部办公室，焦急地说：“我身体绝对健康，现在还是学院团委副书记，负责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授会的基层组织工作。我有伏罗希洛夫步兵、苏联劳卫制、防空与防化学等全部国防证章，而且我还会德语。”

一位疲惫不堪的、身着军便服并佩戴着红旗勋章的军事

委员，皱着眉头说：

“仗会打个够的。这场战争不是两周的事，象你们这样的人，我们不仅今天需要，明天、后天都需要……”

他只好失望地离去了。

战争突然迅速地蔓延到了克里米亚的大门口——卡霍夫卡和彼列科普。不少人被派到那里去修筑防御工事。盖克参加了费奥多西雅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和几所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组成的队伍，前往彼列科普。在这件事之后，盖克终于确信：“无论是明天还是后天”，都不会征召他加入红军了。

头一周，他和大家一起挖堑壕和防坦克壕。后来，附近部队的司令部得知盖克的德语很棒，就把他请去翻译缴获的文件。偶而他也参加审讯法西斯飞行员俘虏。一天夜里，盖克接到命令去见师侦察处处长瓦西里耶夫上校。在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房的外屋，盖克看见了一个25岁左右的青年指挥员。

“我叫迈德罗索夫，”盖克自我介绍说，“叫我来……”

“我知道，”指挥员打断了他的话，“但您要稍等一下，上校正忙着。我是他的助手，约恩·罗什卡上尉。”

两个青年握了握手。

“您大概是高加索人？”罗什卡笑着问。

“我是亚美尼亚人，住在克里米亚。”盖克回答。

“我的家乡摩尔达维亚也聚居着亚美尼亚人。”

“您的家在什么地方？”盖克惊奇地问。

“您听到过格里戈里奥波尔吗？这座城市好象是在18世纪末由你们的同胞建立的。战前，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居住在一起。”

……上校紧紧地握着盖克的手，表示欢迎，尽管他们今

天已经见过面了。

“只好和您分手，迈德罗索夫，”上校显出不满意和失望的样子，“没有别的办法，情况变得如此复杂了……”

“发生了什么事？”盖克全身抖动一下。

“是的，本来没什么，”他支吾地回答，“我受命寻找您，要立即派您去费奥多西雅，在那儿您要呆在自己的家里等着……”

“等着？等什么？”盖克惊讶地看着上校。

“等什么，我不知道，”上校回答，“我只能说等人。在费奥多西雅，和您联系的是扎博洛特内同志。但您不要去找他。需要时，他会亲自去您那里。明天早晨汽车在詹科依等您。好啦，就到这里吧！”上校看看手表，“我对您有个要求。刚缴获了一批文件，您最后一次再帮助我们翻译一下……”

上校刚一提起扎博洛特内这个名字，盖克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在军事委员部里一口拒绝他入伍。

这还是发生在冬天的事。有一次，盖克被叫到共青团市委。他想可能是找他谈学院的一般事情，可结果根本不是。在书记办公室里，向他介绍了一位中年人，他身着便服，却有一种军人的姿态。这就是彼得·马卡罗维奇·扎博洛特内。

“迈德罗索夫同志，”扎博洛特内用严肃的军官口气说，“我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我想同您严肃地谈谈。”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盖克惊异地说。

“不是为我们，而是为祖国。”扎博洛特内严肃地修正了他的话，“当前，正需要象您这种忠于党和人民并具备所需知识的人，能为国家做些大事。”

“我有什么知识？”盖克更加诧异地说，“我不过是一个师范学院术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未来的中学物理教师……”

“物理跟我们的谈话无关，”扎博洛特内回答，“我们知道您精通德语。这是一种特殊的武器，它能给我们的潜藏敌人造成严重损失。”

“给敌人？！”盖克惊奇地大叫一声，“但我们和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啦……”

“我们也不准备首先进攻德国，”扎博洛特内严肃地回答，“但是，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法西斯分子尽管签定了条约，却依然准备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的职责就是，今天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从扎博洛特内最后的几句话里，盖克感觉出有点暗含的苦痛。

“需要我做什么呢？”盖克问。

“这要征求您的同意。”

“我同意。”

从这一天起，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盖克·迈德罗索夫开始按照一份内容简明、但实施起来异常紧张的特别训练计划，他还得单独上附加课和实习作业课。为了避开人们的耳目，训练是在精心安排下进行的。一直到5月份学院毕业考试的时候，这些课才停了下来。

扎博洛特内在6月22日以后再没有露过面。从此，盖克就再没有看见过这个人。但在彼列科普城外总算找到了他。

驾驶员急刹车，使盖克从昏睡中醒来。他透过前玻璃窗朝路上看了看，前面停着一辆烧焦了的坦克。

“炸弹直接命中了。”叶皮凡尼小声地说。

他们绕过坦克，又向詹科依方向疾驰而去。突然，盖克

听到飞机马达若断若续的隆隆声。盖克从座位上颠簸起来，他的头轻轻地碰到了车顶。这种声音他是熟悉的。在靠近前线地带，在法西斯残忍的飞行员出现之前，总是先闻其声。

声音越来越近。空中出现了三架飞机，飞得很低，仿佛机翼就要碰到了树梢。

“我们的人怎么会把飞机放过来了？”叶皮凡尼突然冒出一句话，“难道没发现它们？……”

驾驶员话还没说完，最先投下的一颗炸弹就已经迅速地落地，在左边很近的地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汽车仿佛被抬了起来，并抛向一边。

盖克甚至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股巨大而奇怪的力量就把他从车里摔了出来，抛到路边。他昏迷了很久。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直射在头上。他感到耳鸣，一条腿也疼得很厉害。盖克试着要站起来，但双腿不听使唤。他忍着疼痛，使尽全身力气，才慢慢地爬到路上。

他看见汽车摔在水沟里。“叶皮凡尼在哪里？他怎么样？”盖克微微地抬起身子，焦急地看着路旁的灌木思索着。突然他听到车轮的吱扭声，看见了过来一匹拉车的马。大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不慌不忙地下来一位留着长长的银灰色胡须的老汉，从他身边走过。盖克想喊叫，但喊出来的却是听不清楚的嘶哑声。老汉听到有人的声音，愣住了，惊慌地环视着。然后，他小心地走近受伤的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

“落了炸弹，把我们炸伤了，老大爷。”盖克费劲地说。

老汉俯下身子，细看着盖克受伤的腿，伤口依然流着血。他立即跑向大车，过了不到一分钟，手里拿了块破布返了回来。

“要把腿缠上，不然会流很多血的。”

“我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勉强才爬到路上的。”盖克说，“我是和驾驶员两个人，他可能也受伤了，他在哪里？请您找一找。”

“喂，彼得，过来我们去找找。”老汉朝着正坐在车上注视着大人的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喊着。

彼得从车上跳下来，跑向灌木丛。老汉给盖克缠好腿之后，也跟着孩子去了。盖克闭上了双眼，一动不动地继续躺着。

老汉和孩子大约过了5分钟后回来了。

“你的那个同志死了。”老汉摘下鸭舌帽，悲伤地说。“喂，孩子，上车吧！”他对盖克说，“我把你拉到我们村去，离这儿有两公里……”

突然，孩子抽噎地大哭起来。他抱住爷爷啜泣着，用刚能听见的声音说：“我害怕，爷爷！”

老汉抚摩了一下孙子的头。

“噢，怕什么，怕什么，”他安抚着孙子，“你爸爸打你都没哭过，而现在倒哭了。这是战争中常有的事，战争是要死人的。谁胆怯，谁就经受不住。”

“我不胆怯，我是为叔叔感到悲伤。”小男孩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

盖克想坐起来，但呻吟了一声又倒在地上。小男孩跑近盖克，并使出最大的劲扶他。爷爷和孙子好不容易才把盖克扶到车上。

“同志，你的腿感到好一些吧！”老汉一边卷着纸烟一边赶牲口：“吓——唔！……”他扬起鞭子，大车慢慢地走动了。

小男孩继续啜泣着。盖克想说句让他鼓起精神的话，但他什么也没说：仿佛喉咙里卡住一团东西，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伴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吱扭声进入了梦乡。

不知是谁的手触动了，盖克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旁边是熟悉的老汉和另外一个男同志。他们正试着把他抬起来。

“也许我自己能起来。”盖克一边抬起身子一边说。

“没关系，没关系，”老汉制止他说，“我和邻居能抬动。”

他们搂住盖克，然后小心地把他放在铺在地上的被子上，从两头抓住被子的角抬进屋里。他们把盖克放在一间大屋子里靠墙的一张铁床上。一位年纪大一些的妇女，看来是老汉的老伴，把一个枕头垫在盖克的头下。

“谢谢，老大娘。”盖克说道，并请她给点水喝。

主妇拿来一壶牛奶，倒在杯子里，拿到盖克的嘴边。盖克贪婪地喝着，也顾不得分辨牛奶的味道了。这时，小男孩跑进了屋里。

“爷爷，我请了个医生，现在就来。”他喊叫着。

“嘘——不要喊叫。”老汉生气地制止孙子。

过了一会，门开了。在门坎上出现了一位走得直喘的胖妇人。

“您好！病人在哪儿？”她急促地问。

“这是我们的医生，现在她来看看你。孩子！要给你包扎一下。”主妇说。

包扎完，打完针，医生要求盖克躺着，不能活动。

“两个小时后就服用这种药。”她从黑色手提包里取出一些药片，放在桌子上。